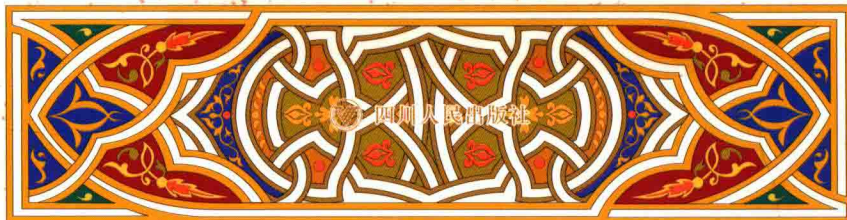


后浪

鲁拜集

[波斯] 奥玛·海亚姆 著 张鸿年 宋丕方 译



鲁拜集

[波斯] 奥玛·海亚姆 著

张鸿年 宋丕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拜集 / (波斯)海亚姆著;张鸿年,宋丕方译.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20-10035-2

I. ①鲁… II. ①海… ②张… ③宋… III. ①诗集—伊朗—中世纪 IV. ①I37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0536号

鲁拜集

著 者	[波斯]奥玛·海亚姆
译 者	张鸿年 宋丕方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刘智博 张春晓
装帧制造	冠英堂
营销推广	ONEBOOK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毫米×240毫米
印 张	28
字 数	345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035-2
定 价	49.80元

目 录

译者序言	1
鲁拜集	15
版本序号对照表	431
翻译后记	433
出版后记	435

译者序言

伊朗古称波斯。波斯是东方文明古国、诗歌大国。波斯文学在中世纪达到其辉煌顶峰。我们在这里向读者介绍的奥玛·海亚姆，就是波斯文学中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海亚姆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在他生前，人们并不知道他写过诗，当然他也不在“波斯七大诗人”之列。¹可是在现代，如果问一位世界文学爱好者，最著名的波斯诗人是谁，答案肯定是奥玛·海亚姆。

诗人奥玛·海亚姆

奥玛·海亚姆(‘Umar Khayyām, 过去英语文献中多转写作 Omar Khayyam, 1048~1131)的全名是阿甫尔法塔赫·奥玛·本·易卜拉辛·海亚姆·内沙浦里(Abu'l-Faṭḥ ‘Umar ibn Ibrāhīm Khayyām Nīshāpūri)。²海亚姆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顶级的数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他是最早提出一元三次代数方程解法的学者，被誉为整个伊斯兰时期最杰出的数学家；海亚姆医术高明，曾为幼年的桑伽尔(Sanjar)国王医治过天花；在天文学方面，他曾受塞尔柱王朝(Saljūq Empire)马里克国王(Malik-Shāh)之命，协同其他波斯科学家共建天文台，并修订出一部极高精度的波斯历法；在哲学上，同时代人盛赞他“通晓希腊人的学问”，他的《鲁拜集》遗篇以及其它波斯数学文献本身就是直接的证据。他深得马里克国王的器重，同时也是首相内扎姆·莫尔

克(Nizām al-Mulk)的挚友。首相内扎姆从每年内沙浦尔的税赋中拨出十万金币给海亚姆,使其安心从事科学事业。

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讲到,海亚姆与内扎姆·莫尔克以及哈桑·萨巴赫(Ḥasan Ṣabbāḥ)三人曾是少年同学,一同拜入内沙浦尔的名师伊玛姆·莫卡达姆(Imām Muqaddam)门下。³时人尽知,莫卡达姆的门人高足,日后定有成就。一日哈桑便提议:三人日后不论谁先有成,定要提携其他二人。后来内扎姆·莫尔克果然作了塞尔柱王朝的首相。哈桑如约找他,首相让哈桑出任一个地位不高的财务官员。哈桑不满,又因卷入一桩宫廷逆谋,愤而离去。再后来,哈桑占山为王,成了伊朗伊斯玛仪派(Madhhab-i Ismā'īlī,知名的恐怖暗杀团体)领袖,人称“山中老人”。哈桑最终派人刺杀了内扎姆·莫尔克。内扎姆也曾问过海亚姆需要什么照料,海亚姆却不是求官,而是求个安稳职位,以诗歌与学问终老。

这个传说情节生动,更因菲茨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引述的因缘而流传至广。⁴可惜的是,这个故事并不可靠。它早已被伏鲁基(Muḥammad 'Alī Furūghī)等多名伊朗学者彻底否定。否定的理由,主要出自三人的年龄差异。海亚姆与哈桑年岁相当,却比内扎姆·莫尔克小29岁。按照波斯古代传统,年轻人拜入莫卡达姆师门的年龄不能小于15岁。也就是说,海亚姆与哈桑师从莫卡达姆时,内扎姆最起码也44岁了。而历史记载,内扎姆·莫尔克在40岁(公元1059年)时就已经成了首相。

直到近代,作为诗人的海亚姆在伊朗的声名仍不十分显赫。伊朗国王纳赛尔丁(Nāṣir ad-Dīn Shāh)访英时,英国海亚姆研究会向他提议重修海亚姆陵墓,纳赛尔丁的回答竟是:“我感到奇怪,你们为什么如此推崇海亚姆。他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诗人。我的任何一个宫廷诗人的诗都写得比他好。”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纳赛尔丁国王麾下诸多宫廷诗人的名字甚至都没能进入二流诗人之列,而海亚姆的名字和他的诗歌却传遍世界。

现在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就其声誉和影响来说，诗人海亚姆绝不亚于任何民族的最伟大的诗人。海亚姆《鲁拜集》流布甚广，其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仅英译本就有三十多种。以纽约图书馆为例，其所收海亚姆《鲁拜集》各语种译本已达 500 种以上。

“鲁拜”（Rubā'ī，复 Rubā'īyyāt）一词的波斯语本义就是“四行诗”。它是一种伊朗古代诗歌形式，诗有 4 行，每行 11 个音节，其中第 1、2、4 行协韵，或 4 行全部协韵，与我国的绝句诗相似。有许多波斯诗人都喜欢写这形式的诗歌。不过在本书中，我们谈到“鲁拜”，是专指由海亚姆所写的波斯语鲁拜四行诗。海亚姆生时无衣食之虞，也无需取悦于人。他所写的鲁拜，可能只是他在科学工作之余的即兴吟诵，聊作个人消遣。所以海亚姆的诗只在少数密友间传阅，在他生前并没有广泛流传。

海亚姆的鲁拜用词平易，不假雕饰，语意平顺畅达。这种臻于化境的质朴平易风格，带有波斯语诗歌初兴时的特点，史称“霍拉桑风格”。伊朗现代著名作家萨迪克·赫达亚特（Ṣādiq Ḥidāyat）在评论海亚姆的语言特点时曾说：“海亚姆在诗歌创作上，不承袭任何人的衣钵。他的平易的语言足以表达他诗歌中一切精微的思想，而且完全能够以简洁明朗的形式体现出来。有些思想家和诗人想学习他的风格，但是任何人没有学到。”⁵

2009 年 3 月，以色列国家文物委员会对外公布了他们在耶路撒冷发掘的一个陶罐残片。陶罐以花叶和文字装饰，通体施绿釉。令举世震惊的是，陶罐肩部残片上所装饰的文字，恰是海亚姆鲁拜中的一行：“那手也曾轻拢在情人的颈上”（见本书第一〇七首）。根据遗址性质及陶片的工艺纹饰特征判断，这件陶罐的制作年代约在 12~13 世纪，它正好也是海亚姆的鲁拜开始广为传播的时代。鲁拜集陶罐残片的发现一经公布，旋即毫无争议地荣登 *Archaeology* 杂志评选的 2009 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榜。

海亚姆鲁拜的思想内涵

海亚姆的鲁拜是典型的哲理诗，或者说，他的作品充满了伊壁鸠鲁主义哲学与火教哲学的内涵。诗人敏感的心灵、科学家的清醒认识和哲学家深邃的思考在生命的洪流中淬炼融合，而这一切又通过简明洗练、质朴无华的波斯语鲁拜呈现出来。在他的鲁拜中，海亚姆提出一系列对天地人生的追问：宇宙是如何形成的？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人死后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从来无人道出个中隐秘，
我们从何方来，向何方走？

这亘古大谜你我都茫然不懂，
这谜样的天书你我都解读不通。
大幕未落，你我尽可交谈言笑，
大幕落时，你我都无影无踪。

人道天堂上有仙女仙泉，
奶酒蜜糖，如河似川。
萨吉啊，斟满这杯高高举起吧，
现世比幻境胜过千般。

多么遗憾，生命在不断逝殇，
死神逼得多少人痛断肝肠。

没有一个人从彼世带来信息，
让我们问讯远行人的近况。

海亚姆是一位科学家，是一位在天文、数学、医学和哲学多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同时他又生活在一定的宗教环境中。有些唯物论者在讨论物质第一性问题的時候，讥笑海亚姆的鲁拜羞羞答答，甚至前后龃龉，而有的宗教信徒又指斥海亚姆为异端。在纷纭的矛盾中，最终成就了海亚姆的，是他的诗。诗人杰出的品格和思想使他超越了唯物论者和宗教信徒的责难与前后夹击。他的鲁拜既不是纯粹的哲学讲义，也不是单一的宗教读本。他那些具有极高艺术魅力和欣赏价值的诗作，构成了一座世界文学的丰碑。

对海亚姆的这种态度，著名学者伏鲁基表示肯定。伏鲁基在《海亚姆的鲁拜集》(*Rubā' iyyāt-i Hākīm-i 'Umar Khayyām*)序言中说：“那些认为海亚姆离经叛道的人没有看到，他的这种追求和探讨与宗教信仰并不矛盾。一个人凭他的内心信仰和哲学理念确信创世主存在，并履行一切宗教义务……因为主的奥秘是世人无法理解的……”

在讨论海亚姆与宗教的关系时，还应该注意一种现象，即由于海亚姆有很高的名声，后世许多人也把自己的诗歌伪托到海亚姆名下。那些后来蹿入的伪托作品，在海亚姆的鲁拜中造成了少许混乱和自相矛盾。这些问题是不应诿罪到海亚姆身上的。

海亚姆鲁拜的英译者菲茨吉拉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海亚姆的国际声名与他在伊朗国内的地位有巨大的反差。如今，海亚姆的鲁拜在世界诗坛上的声誉如日中天，而且还日益增长。全球各种语言的海亚姆鲁拜译本有数百种。对海亚姆

鲁拜的这种热爱首先应归功于英译者菲茨吉拉德 (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 各种语言译本多出自菲译第四版。

菲茨吉拉德是英国诗人。他出身贵族, 家道殷实, 所以有充分的条件从事文学事业。1853年菲茨吉拉德开始向好朋友柯威尔 (Cowell) 学习波斯语。1859年, 他自费出版自己的鲁拜英译第一版。书上市之后并没有受到重视, 不久之后被归为特价处理的行列。菲氏译本后来得到著名诗人斯温伯恩 (A.C. Swinburne) 和罗塞蒂 (D.G. Rossetti) 的赏识与推介, 从而声名鹊起。诗人丁尼生 (A. Tennyson) 也大力肯定菲译鲁拜, 他在一封信中对菲茨吉拉德说: “您所翻译的这本东方诗歌, 真是优美动人, 前所未见。您的伟大功绩在于把奥玛这颗太阳一样的明星发射到天空, 照亮了所有人和所有地方。”⁶

菲茨吉拉德译的鲁拜出版时, 正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陈腐的道德准则和华丽藻饰的文风盛行。而质朴平易关怀人的命运和呼唤自由思想的海亚姆的鲁拜不啻是一股清新的和风, 荡涤着人们的心灵。

从1857年起直到逝世, 菲茨吉拉德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海亚姆鲁拜的翻译事业。菲茨吉拉德生前一共翻译并印行了四版, 第五版是他去世后出版的手稿整理版。

菲茨吉拉德说他的翻译是意译。但是据一些学者考查, 他的译文较一般意译自由度大得多。英国学者爱德华·赫伦·艾伦 (Edward Heren Allen) 经过研究认为: 在菲译第一版中, 与波斯文原文意思大体吻合的有49首, 将几首波斯文原诗糅合到一起译出的有44首, 出自尼古拉选本的有2首; 此外, 还有2首是诗人阿塔尔 ('Attār) 的, 2首是诗人哈菲兹的, 2首不知出处的 (其内容与海亚姆作品的思想风格一致)。在菲氏第一版中, 还有3首是菲氏自己的创作。当然, 这3首自创的诗在菲氏后来的版本中被删掉了。

除菲氏版本外，海亚姆鲁拜其它的英译本尚有数十种之多。在多位英译者的译本中，人们唯独推崇菲译。到1925年，菲译海亚姆的鲁拜已经重版139次。因为菲氏的英文极其优美，而且传达出海亚姆鲁拜的神韵。现在，他译的鲁拜已经进入英国文学，被收入英文引语词典。

如今，海亚姆的生平研究、名下鲁拜的真伪辨析、版本校勘、插图制作、思想探讨都成了世界文学中的重要课题。而菲茨吉拉德则是把海亚姆推上世界文坛的第一人。人们提起海亚姆，自然想到菲茨吉拉德，提起菲茨吉拉德，自然想到海亚姆。而海亚姆的鲁拜这只波斯大地的智慧之鸟，正是凭着菲译本的羽翼高翔于世界诗坛的高空。

海亚姆在中国

在现今华语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与《鲁拜集》相关的作品，是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小说故事里明教教众中流传的“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就是《鲁拜集》中的诗句。而海亚姆的鲁拜传入中国的时间则非常之早，已知的例证可以追溯到1306年（也就是诗人去世后175年）之前。据陈达生提供的资料介绍，福州市郊有一座1306年立碑的伊朗人墓葬，墓石上刻着一首波斯文鲁拜，译为汉语是：

从地底深处直到土星之巅，
我已解开宇宙中一切疑难。
如今没有什么难题使我困惑，
但面对死亡之结我却感茫然。⁷

1924年，郭沫若出版了据菲茨吉拉德英文本翻译的《鲁拜集》，比较全面地把海亚姆介绍给中国读者。从那开始，截止到目前，据英文本

翻译的海亚姆鲁拜汉译本已有数十种，译者之中不乏文化名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直接译自波斯文的汉译本，译者先后有张晖、张鸿年、邢秉顺和穆宏燕等。

在海亚姆鲁拜的汉语翻译史上，关于菲译为第四版第99首（波斯文原文为本译本第47首）还有一则有趣的掌故。这首诗早在1919年就由胡适翻译成中文，是胡适自认的得意之作。徐志摩则认为胡适的翻译并不理想，给出了自己的新译本。1924年郭沫若的译本发表之后，闻一多在肯定郭沫若译作的同时，又对郭的译文提出了若干意见，并亲自翻译了这一首诗与郭译进行比较。中国现代四位第一流大诗人同时关注一首海亚姆的鲁拜，而且各自翻译互相讨论比较，堪称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这首诗的英译和四位诗人的译文如下：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at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郭译：

啊，爱哟，我与你如能串通“他”时，
把这不幸的“物汇规模”和盘攫取，
怕你我不会把它捣成粉碎——
我们重新又照着心愿转拟。

闻一多的改译：

爱哟，你我若能和“他”串通好了，
将这全体不幸的世界攫到，
我们怕不要搞得他碎片纷纷，
也依着你我的心情再转再造。

胡译：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要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徐译：

爱啊，假如你我能够勾着运神谋反，
一把抓住这整个儿“寒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会把他完全捣烂——
再来按我们的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

上述四位诗人的译文，我们觉得还是胡适的译文比较顺畅。更有趣的是，虽然胡适的译文是译自英文本，居然比英文本更接近波斯文原诗的意旨。海亚姆的原文鲁拜明白晓畅，没有任何费解之处。菲茨吉拉德

翻译成英文时对某些诗做了处理，不是把两首诗糅合到一起，就是做了文字取舍。无论哪一种情况，菲氏译文都已经与原诗拉开了距离。下面是我们直接从波斯文翻译出的译文：

如若能像天神一样主宰苍天，
我就把这苍天一举掀翻。
再铸乾坤，重造天宇，
让不愿作奴隶的人称心如愿。

波斯文中有两个关键的词，菲茨吉拉德忽略了，一个是第一行中的“天神”，另一个是第四行中的“不愿作奴隶的人”。“天神”是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词，它并不是现今常见概念里的“安拉”或“胡达”。这表明海亚姆概念里的宇宙主宰仍然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天神。“不愿作奴隶的人”这个词的意思是“向往自由的人”或“道地的纯种人”，其引申的意思是指伊朗人。海亚姆使用这个词的用意非常明显，是表示要让不愿为奴的伊朗人“称心如愿”。言外之意即公元7世纪外族入侵伊朗后，伊朗人过的是奴隶般的日子。明白了诗人用词的这些细微之处，就可以了解这首诗除了表示对人世的一般的不满之外，更体现了对入侵的外来统治者的憎恶这一深意。而这正是伊朗人的普遍心态。直到今天，伊朗人的这种心态仍然存在。菲译忽略了两个关键的词，一首含有反抗民族压迫和精神桎梏的诗就变为一首泛泛对世道不满的诗了。换句话说，菲译抽去了这首鲁拜的灵魂。

我们不禁联想到有些英国人出于对菲译的热爱，竟说菲译超过海亚姆鲁拜的波斯语原诗。不知他们指的是什么超过了原作。若是说菲氏英译本的语言文学性，那么不同的语系、语族、语支、语种之间的语言文

学性根本不存在可比性，英译本的英语文学性好坏也不在我们讨论之列。若是论翻译，说菲译超过原作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十足反映出某些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海亚姆的鲁拜看似平易，但是字斟句酌，朴素的字句下含有深意。一般来说，译文超过原文似乎不大可能。讨论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首先应该分清主次，明确源流。关于诗人海亚姆与译者菲茨吉拉德的关系和定位，我们还是欣赏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见解。就在丁尼生赞美菲译尽善尽美的那首诗里，他说：

(That Lenten fare makes Lenten thought,
Who reads your golden Eastern lay,)
Than which I know no version done
In English more divinely well;
A planet equal to the sun
Which cast it, that large infidel
Your Omar; and your Omar drew
Full-handed plaudits from our best
In modern letters, and from two,
Old friends outvaluing all the rest.
... ⁸

我不知有何英译
比这更尽善尽美。
一颗行星抵得上，
照射着它的太阳，
那位伟大的叛道者奥玛。

当代文学的英俊也都在，
为你的奥玛拍手叫好。

.....

很明显，在丁尼生眼里，奥玛·海亚姆是太阳，菲茨吉拉德是月亮。
月亮的光再亮，也不可能超过太阳，因为月光是太阳的反光。

我们这次翻译《鲁拜集》所依据的底本是公元 1462 年抄本，亦称《乐园》(Ṭarabkhānah) 本。之所以称《乐园》本，是因为按照古代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以阿拉伯字母计数的方法 (Abjad)，组成“乐园”一词的 7 个波斯字母所代表的数字之和恰巧是 867，也就是希吉来历 867 年 (对应的公元纪年是 1462 年)，即此抄本形成的年代。这本诗集在 1462 年的集抄者是亚尔·阿合玛德·本·胡赛因·拉希迪·大不里士 (Yār Aḥmad ibn Ḥusayn Rashīdī Tabrīzī)，近世出版时校订者是德黑兰大学教授杰拉伦丁·胡玛依 (Jalāl ad-Dīn Humā'ī)。胡玛依并不认为抄本中收录的所有鲁拜都是海亚姆手笔，但因为这是可靠的比较早的抄本，所以其文献价值很高。《乐园》本共收录鲁拜 554 首 (计入重复)。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抄本。据胡玛依博士估计，这五百多首鲁拜中，真正属于海亚姆的至多在 160 首上下，所以我们将伏鲁基考信的 66 首中不见于《乐园》本的 11 首作为增补收入集末。

张鸿年

注 释

1. 波斯七大诗人之说由美国作家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提出。1858年爱默生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Essay*)上发表 *Persian Poetry* 一文, 列举了这七大波斯诗人的名字。这七人是: 菲尔多西 (Firdawsī)、安瓦里 (Anvarī)、内扎米 (Nizāmī)、莫拉维 (Mawlavī)、萨迪 (Sa'dī)、哈菲兹 (Ḥāfiẓ) 和贾米 (Jāmī)。
2. 海亚姆的生卒年有争议, 如1048~1122, 1048~1123, 1048~1131等。这里我们采用的是《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上的数据。
3. Imām, 意为“宗教领袖”。
4. Edward Fitzgerald, *Omar Khayyām: The Astronomer-poet of Persia*.
5. Şādiq Ḥidāyat, *Ṭarānahhā-i Khayyām*.
6. 张晖《柔巴依诗集》。
7. 福州这首鲁拜碑刻的信息, 是福州社会科学院陈达生先生1993年在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召开的伊朗文化研讨会上提供的。另, 这一首鲁拜也在伏鲁基所确认的海亚姆66首鲁拜之列。
8. Alfred Tennyson, *To E. Fitzgerald: Tiresias*.